

速成識字補充讀物

黨的好女兒趙桂蘭



華北人民出版社

書號：1007

速成識字補充讀物：黨的好女兒趙桂蘭

原編者：雷 風 等

修訂者：華北人民出版社
出版
(北京香廠胡同七十三號)

總經售：新華書店華北總分店

印刷者：新北京印刷廠
北京日報印刷廠

10,001—13,000

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人民出版社初版

一九五一年四月人民出版社再版

1—45,000

一九五三年一月新一版

定價700元

編輯說明

這一套速成識字補充讀物，是給速成識字班學員和認得一兩千字的工農羣衆編的。

編選這套書以前，我們開了幾次速成識字班學員座談會，又下鄉了解了識字班學員的閱讀情況。他們說：『喜歡看字大、通俗、意思好、故事性強的讀物。』我們就是根據這幾個特點來編選的。

這一套書一共十二本，內容包括革命偉人、英雄模範、中蘇友好、婚姻自主、學文化的故事和寓言、應用文等幾類。裏面有十一本原先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『工農的書』，我們加以整理、插圖把它重版。

在這一套書裏，所有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兩千常用字以外的字，都在本頁後邊注上音；難懂的詞，加上註解，不大熟識的人名、地名和不常見的名詞都加上說明。目的是為了幫助速成識字班的學員們鞏固已經認識的字，擴大字彙，提高閱讀和寫作能力。

我們希望讀者多多提出意見，以便修正這一套書裏面的錯誤，和幫助我們編選其他同類的讀物。

目 錄

黨的好女兒趙桂蘭·····	雷 風	1
『只要有腦子就能工作』·····	趙桂蘭自述	13
趙桂蘭在首都·····	宋 瑋	16
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 趙桂蘭的發言·····		22



黨的好女兒趙桂蘭

『怕困難就不能革命』

雷風

趙桂蘭是建新工廠的一個化學配置女工，是中國共產黨黨員。今年（一九五〇年）剛二十歲，個子不高，長方臉，尖下巴，有一對水伶伶的大眼睛。頭髮剪得短短的，平常不大笑也不多說話。

她是山東安邱縣人，家裏很窮，一九四〇年，她十歲的時候，父親計算了一下秋收的糧食，只夠吃到年底，過了年，就連下地的種籽也沒有

了。只好領着全家逃到大連，在西北甸子租了兩間小木板屋住下，父親和大哥天天出去打短工，她就每天在馬蘭屯果樹園子裏做小工，秋天冬天就去拾草，再不然到菜市裏去拾菜葉子，幫助家裏過活。有一天她到地裏去拾柴禾回來的時候，被日本人看見了，硬說她是在山上偷的，把她的頭打了一個大疙瘩。

她的母親很早就死了，父親在解放後回山東老家去了。這裏只有兩個哥哥和一個嫂子。大哥叫趙洪仁，一九四七年就參加建新工廠幹活，二哥參加了人民警察。現在哥哥的新水已經夠養活全家人了，再不像解放以前，做勞工要飯，過苦日子了。可是她不願意在家裏閒着，硬要找她大哥幹活的工廠做工。在一九四八年正月初四她就上工了。一到工廠，誰也沒注意這個小姑娘，可是沒有多少日子，這個小

力マ
蘭
一又
新

力一
伶
丁一
口

邱
又

籽

力一
旬

玄又
屯

ㄍ
疙

力Y
痘

く
屈

【西北甸子】是個地方名，在大連市外。

姑娘工作的熱情勁兒，就引起大家的注意了。

有一天晚上，她和組長王培英值夜班。半夜的時候，組長因為白天太累，就坐在那兒打盹，忽然間，瓶子裏的硝酸把瓶口漲開燒起來了，她急忙叫醒組長，組長一看，就叫她看好，自己趕緊去叫人來救。屋子裏的煙越來越多。趙桂蘭一下子想起來平常工友們說的：把窗戶開開煙就不冒了。她趕緊打開門就衝進去，拚命閉住氣，摸索着把窗戶打開。等組長把人喊來的時候，硝酸把她的褲子，鞋都燒破了，人也燻得夠厲害，大家都說她真勇敢，她只是笑，像沒那麼回事一樣。

後來領導上，分配她到化學配置室學技術，這個工作，一不留神就會燒起來，有的工友不願意幹，說危險。她說：『怕什麼？革命就不能怕困難，怕困難就不能革命！』工友們常常叫她說得低下頭，沒話可說。可是不管工作勁頭有多足，不會工作可是個實際困難，又碰上那位女師傅怕頂行，不大願意教徒弟。起初趙桂蘭心裏很苦悶，以後她想：『老苦悶不頂事，還是先提高自己的文化，能記住那些化學藥品的名稱，再留心看人家怎麼配，慢慢學吧。』接着她就用新辦法工

作了。她看着女師傅高興了就多問幾句，瞅個空就學習寫字。工夫沒有白費，多流一滴汗，就多有一份成績，慢慢地她就能把藥名和分量寫成單子，貼在牆上。忘了就抬頭看看牆。天下無難事，就怕心不專，趙桂蘭打破層層困難，摸索出配置工作的門路。

趙桂蘭這股不怕困難的一股勁，引起了黨의 注意。黨研究了她的特點，分配了一定的同志去幫助她。趙桂蘭是經過苦難鍛鍊的，所以她很快地就接受了黨的教育。在一九四八年，十二月二十六日，她光榮地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。她工作得更起勁了，她更愛工廠了。每次放工的笛子響過以後，她總要仔細的檢查門窗，檢查屋子裏，什麼時候把屋子收拾得自己找不出漏空子她才走。

趙桂蘭到工廠已經兩年了，從來也沒有遲到早退過，沒有請假休息過。有一次配置化學藥品時，一下沒小心玻璃管炸了，當時她就覺得眼睛磨得痛，找了兩個醫生，都說沒什麼。可是眼睛老淌淚，她想眼

文入

培
肥

丁么一

丁山

千又

勺已

乃一

去七

裏一定有東西，可是她不说醫生粗心，還是一直堅持工作。後來在一個放假的日子，她到眼科醫院去檢查，才發現右眼角上有一小點玻璃渣。醫生把眼治好了，她高興地回家跟哥哥說：『眼好了，回廠又能多幹活了！』

『比你多一年黨齡哪！』

趙桂蘭的大哥，是個車床工人，有十多年的工齡，在舊社會裏，養成個急躁脾氣，性子很倔強，工友們都說他落後。趙桂蘭聽到這些反映，想起黨教育她的一句話：『黨員要幫助羣衆進步』，就決心幫助他。平常兄妹倆工作崗位不同，碰不到一塊兒，她就在放假天，找哥哥扯東扯西地談。起初哥哥真瞧不起她。她問他：『現在識多少字了？』哥哥愛答不理地說：『一個大字不識！』『你沒學習嗎？』『前頭學，後頭忘。』她說：『你不用心學吧？別人打你一巴掌你能不能忘？』『那我可忘不了！』她就進一步說：『你還是多接近點進步的同志吧！』『好好學習就能會。你看我比你去得晚，現在好歹不說，還能寫封簡單的信』

哩。』哥哥沒話可說了。又有一天，趙桂蘭和哥哥談起來，她問：『你們那個小組，誰工作、學習頂好？』『我看那個都挺好。』趙桂蘭弄得哭不得笑不得，看了哥哥一眼說：『那能都挺好，好上還有好的呢。』哥哥讓她說得不說話了，她就耐心地幫助他：『哥哥，多跟工作好、學習好的人在一塊，好好學習學習吧！』她哥哥是個嘴硬心軟的人，嘴裏不承認妹妹說得對，心裏可記住了。他想：學習學習試試看！

一九四九年春天，趙洪仁被批准為中共候補黨員。他填過入黨志願書以後，心裏一邊歡喜一邊想：『哼，從前你（指趙桂蘭）老是教訓我，現在我可比你進步了！』一天晚上，總支開黨員大會，趙洪仁一進門，看見妹妹也坐在裏頭，他真沒想到，差一點沒嚷出來。開完會他趕緊把妹妹叫到一邊問：『你怎麼也來了？你什麼時候參加黨了？』趙桂蘭笑着說：『比你多一年哪，現在可知道了吧？』趙洪仁笑了一

丁么 父一 4口廿 另一丫 厂乙 日七
躁 脾 低 倆 哼 嚷

【工齡】工人在工廠做工的年數叫工齡。比如，一個工人從一九四五年八月進工廠做工，到五二年八月，他就有了七年的工齡。



忽然間腦子暈得厲害，眼前房子直轉，地也動……

下，兩個人都沒說啥，從此他們兩個人更親密了。

光榮地負傷

一九四九年十二月，趙桂蘭身上不大舒服，常覺着頭迷昏，全身發軟，沒有勁，廠裏領導上跟工友們都勸她休息幾天。可是她認為這點病，不要緊，還是堅持着工作。

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號那天，放工的笛子響過後，趙桂蘭從另一間工作室裏，拿了一包用棉紙

包的『雷汞』，打算送到配置室去。她走到離配置室還有二十步遠的地方，忽然間腦子暈得厲害，眼前房子直轉，地也動，身子往兩邊直晃，像沒有腳後跟似的，兩條腿直打顫不當家了。她一想不好，自己手裏拿的『雷汞』是開礦山用的，要是一跌倒，『雷汞』碰着地就要爆炸。正在担心的時候，堅持不住，撲通一聲就跌倒了。她心裏還挺清楚的知道『雷汞』碰着地了，用不上一分鐘就要爆炸，她想把雷汞扔出去，可是馬上她又想到廠裏擺着那麼多機器，還有很多原料，要是扔在空地還好，扔得不合適，這大工廠就要受損失。『不能！』『不能扔！』她緊閉着眼，咬着牙，緊緊拿着『雷汞』。就一眨眼的工夫，『轟！』的一聲，周圍房子的玻璃都震得嘩啦嘩啦地響。這時正在洗臉準備吃飯的工友們，都朝着響聲的地方跑來，老遠就看見一個人在那兒躺着，一個工友驚慌地喊了一聲『不好了！』大家跑上前來一看，一個女工左手被炸飛了，身旁邊有一個坑，滿臉是血，像個血葫蘆一樣。大家從模糊的臉

々々
承

厂X九
晃

出
顫

出
眨

厂XY
嘩

厂X
萌

为X
蘆

厂X
糊

上認出來是趙桂蘭，幾個人一齊喊起來：『呀！趙桂蘭！』一位工友把大汽車找來，另一位工友從宿舍裏抱來一床大棉被，大家小心翼翼地把她抬上車，要送到醫院去。車剛要開，她的哥哥趕來了，急得臉上連點血色都沒有了，他跳上車，小小心地抱着妹妹，深怕車子顛，震壞了她。到醫院馬上抬進手術室。建新工廠中共總支副書記知道了這事，也趕來了。這時候哥哥才看清楚妹妹受的傷：上嘴唇裂開了，前額和臉都炸傷了，右胳膊從手到肘沒有了半邊肉，斷了五根筋，左手是沒有了，血淋淋地像剛從血盆裏撈出來的一樣。

醫生動手術，把左胳膊鋸下來扔在大盆裏，哥哥看見心裏一酸，忍不住低聲哭起來。趙桂蘭好像是醒過來了，先是昏迷地嘆了一聲『痛呀！』呆了一會，她好像聽見哥哥哭的聲音，就說：『哥哥，你不要難過，我不痛了。』其實，這時候麻藥勁過去，正是痛的時候，周圍的人叫她這麼一說，鼻子都酸了。行完手術以後，大家都盯着醫生的臉，盼望他說一句趙桂蘭『能不能保』的話，醫生沒作聲，只是搖搖頭。

一股新的力量生長了

手術動後第四天，傷口痛得稍微輕點，趙桂蘭慢慢地清醒了。她覺得左胳膊有點發輕，趁着哥哥出去的時候，用左腿把被撩起一半，眼睛用力往下一看，左手沒有了，不知怎麼的一陣心酸，眼淚像串珠子一樣，直往下流。四天以來，她沒流過一滴眼淚，換藥的時候，有時痛得冷汗直流，有時痛得暈過去，可是她總是咬緊牙關，不嚷痛。她怕自己叫喊了，弄得別人難過。現在她想到自己殘廢了，再不能工作了，就傷心得哭起來了。哥哥進來看見妹妹哭了，一楞，問：『妹妹怎麼了？』她沒出聲，眼裏含着淚看着哥哥，半天才說：『哥哥，手沒有了！』哥哥一聽，心裏像一陣刀絞，差一點沒哭出來，使大勁才把眼淚壓回去。他想找句話安慰妹妹，可是一句也找不出來。正在發急的時候，建新工廠中共總支副書記錢同志來了，趙桂蘭對錢同志

《古

分旁
示

力一乙
町

力二乙
捺

力乙
拐

力一乙
絞

說：『我文化太低，往後再不能為黨多做工作了。』錢同志熱情地安慰她，給她講了許多故事，講師大姐和蘇聯有名的小說中的人物，他們怎麼樣英勇戰鬥，負傷以後又怎麼樣為黨、為人民貢獻自己的力量。錢同志還怕她想不開，最後直截了當地說：『趙桂蘭同志，你就好好養病吧！將來黨要幫助你提高文化，照顧你的工作，要負責照顧你的生活。』趙桂蘭心裏有說不出來的感激，她用力地笑了。

幾天來，黨支書、部長、廠長、工友們不斷地來看她，領導上照顧得真周到，吃、穿、住沒有一樣想不到的。護士劉同志熱情地護理她，劉同志念報上登的生產故事給她聽，安慰她。這樣幾天來，趙桂蘭覺得黨像親愛的媽媽，給了她許多的溫暖和安慰，像給她在身上灌進去一股新的力量。

向她學習

她安靜地養傷，心裏懷滿着希望。兩個月過去了，哥哥和護士扶着，已經能坐起來，能挪動小步走動了。傷口一天天地好起來，有也

精神和同志們說話了。

她常常在腦子裏計算着出院的日子，她想看出院以後，愉快地工作、學習和生活。她的傷好起來以後，來看她的同志更多了。她知道來看她的人，心裏都會難過的，所以不管是誰來，傷痛的事一字不提，她總是問你學習得怎樣，工作得怎樣，像沒受傷以前一樣。有一次小范去看她，一進門眼就紅了。她知道小范要哭，就強壓下痛苦，向着小范笑，使小范咽下眼淚也笑了。護士們拿她的榜樣去鼓勵別的病人，他們都不好意思再大聲叫喚了。從前病人出來進去，開門聲吵死人，現在也小心了。病人們像講故事似的到處去講，誰提起來誰就說：『傷那麼厲害，兩個月不叫喚一聲，真是硬骨頭！』

去她看的人，回去都積極起來，加緊工作，向她學習。

子X正
范 榜

仁云
榜 尤

【帥大姐】 名叫帥孟奇，是中國共產黨黨員，一九三二年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入獄，受了種種刑法，她一句也沒暴露黨的消息。有一本書叫『女共產黨員』就是描寫她在上海入獄後和敵人鬥爭的情形。

『只要有腦子就能工作』

趙桂蘭自述

一百天過後，傷口慢慢好起來，趙桂蘭請人替她給工友們寫了一封信，信上說：

我受傷以後病得很危險，在一個星期裏醫生都不敢保證我的性命，黨為我請來了兩個醫生。我的病見強些，性命危險沒有了。我在醫院裏住了三個多月，動了三回大手術，現在傷口都不用上藥了，剩下的一隻右手慢慢也能梳頭和拿筆。我想同志們聽着這個信一定會高興的。

在我養病時期，收到不少來信，由北京、武漢、綏遠、瀋陽、金縣、旅順等地工廠、機關、學校同志們來的信我都見到了，同志們送來的禮物我已收到了。我很感謝同志們，大家給我來的信對我鼓勵很大，一聽到有人來信，我好像都不知道傷口痛了。

也有人常常來看我，謝謝同志們對我的關心。特別是旅大區黨委書記歐陽欽同志、旅大行署主席韓光同志、旅大總工會主席郭述申同